

主 编 高 翔
副 主 编 周溯源 王利民
执行主编 李红岩

中国道路

—— 中國社會科學報

特别策划 (2009-2010)

ZHONGGUO DAOLU ZHONGGUO SHEHUIKEXUEBAO
—TEBIE CEHUA(2009-2010)

【下 卷】



NLIC 2970681530



人 民 出 版 社

主 编 高 翔
副 主 编 周溯源 王利民
执行主编 李红岩

中国道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

特别策划 (2009-2010)

ZHONGGUO DAOLU ZHONGGUO SHEHUIKEXUEBAO

—TEBIE CEHUA(2009-2010)

【下 卷】



NLIC 2970681530

人 民 大 学 社

目 录

下 卷

- 现代化进程中的阅读传统 (2010.4.27) /1
- 改革春风吹来的“蒲公英” (2009.10.13) /31
- 五四之际话人才：全球视野中的出国热与归国潮 (2010.5.4) /54
- 盘点 2009 年中国学术 (2009.12.31) /76
- 社会科学家展望 2010 (2010.12.31) /106
- 历史的记忆与失忆 (2010.3.2) /127
- 莫让绝学成绝响 (2009.7.7) /152
- 文化基因的失落与承传 (2009.12.29) /168
- 节日传统与文化记忆 (2010.2.9) /192
- 记者眼中的中国年 (2010.2.23) /222
- 人文社会科学视野下的中医药 (2010.4.13) /253
- 文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2009.10.27) /277
- 曹操墓的考古发现与确认 (2010.1.19) /302
- 治学先要正风气 (2010.5.18) /332
- 国史教育有待加强 (2009.10.20) /369

现代化进程中的阅读传统

记者 洪柏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的这句名言经常被用来说明读书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阅读是人类进步的基石，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特别是近代以来，阅读在积累文化、传承文明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刚刚过去的4月23日是第15个世界读书日。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中，应以怎样的形式发扬读书传统，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各种新的挑战？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再次在提案中提出，将9月28日（孔子诞辰日）确定为“全国读书节”，希望借助孔子这一家喻户晓、享誉全球的中国文化代表人物的形象，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唤醒国民读书的热情，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重视读书的呼声越来越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尊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整体的文化修养水平，而公民素质的培养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读书，阅读可以开阔公民的眼界，启发公民的智慧，培养公民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阅读传承人类文明

1976年，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意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他还强调：“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

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

从亨廷顿的理解中可以看出，阅读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全民阅读，想方设法营造阅读氛围，许多发达国家都不遗余力。2008年1月，英国启动全面阅读年，呼吁每一位雇主、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图书馆和每一个地方当局都应该参与到全民阅读的活动当中。其中，读书是阅读年的核心内容。在美国，每位总统上任后都大力倡导阅读。2009年，奥巴马在休假期间，携带了《莎士比亚悲剧》等五本书，加起来有2300多页，准备在假期读书充电。

同时，阅读还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手段。阅读能够积累民族文化、传承人类文明，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知识前提。比如，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可以追溯到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就是对希腊罗马古典学术的再生。美学家朱光潜说：“自从1453年伊斯兰教徒攻陷君士但丁，消灭了东罗马帝国后，那里的大批希腊学者携带了书籍，流亡到意大利去避难，因而促进了意大利原已进行的希腊古典的研究。”由此可见阅读在文艺复兴中的地位。

20世纪末期，随着信息革命的高速发展，知识经济一跃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标杆。面对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的现状，终身读书、终身学习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共识。2008年，德国政府决定向终身学习者提供奖金鼓励读书。对此，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长安妮特·沙范表示，希望到2015年德国继续学习者的比例能从目前的43%提高到50%。

我国拥有悠久阅读传统

耕读传家，诗书济世，在传统中国是深入人心的。《史记》记载，孔子晚年喜欢读《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自己喜欢读书，也经常鼓励他人去阅读。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苦难最终走上复兴之路。国强民智，离不开读书。梁启超认为：“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孙中山认为：“我一生除革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

读书。”正是胸怀读书可以强国、革命不忘读书的精神，使一代代革命先驱拓宽了世界视野，坚定了革命信念。

发愤读书，更是中华民族共克时艰的精神砥柱。抗日战争时期，战火纷飞，国难当头，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发愤求学、读书不辍，为传承文化、振兴民族而积蓄力量。据统计，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的学部委员473人中，西南联大的师生有118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少时周恩来的慷慨激昂，今天读来依然铿锵有力。其实，读书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读书集成》收录图书、书法等1024种，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等11类。嗜书如命，广收博览，最终成就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使他在治党、治国、治军等多方面获得辉煌业绩。

气有浩然，读书养之。读书不仅能养个人之气，还能养民族之气。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罗小卫认为：“热爱读书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正是这几千年的阅读史，涵养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气质，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

建设学习型政党和社会需要读书

2009年9月2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决定》明确指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组织党员、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同时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

当下正处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攻坚阶段，党中央将读书、学习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是大势所趋。早在2002年12月，胡锦涛就强调，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2009年5月，习近平进一步指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

只有不断读书，个人才能不断进步。一个人如此，一个政党、一个社

会也是如此。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必须要在全党、全国人民中间营造终身读书学习的良好风气。如果不提倡读书，那就会流于空谈；如果不提倡终身读书，就会流于形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长远目标，无不要求全国人民特别是党员、干部必须将阅读视为一种责任，保持高度的使命感。

数字化阅读传统正在形成

阅读在不断推动着现代化向前迈进，现代化进程也给阅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传统的阅读方式、阅读概念面临着数字化的严重挑战。2009年3月，具有146年历史的美国《西雅图邮报》告别“纸质新闻”，转为电子报。同年12月26日，美国亚马逊公司发布声明说，圣诞节当天，亚马逊网站电子书销量首次超过纸质书。

读者越来越青睐数字阅读，在中国也是如此。2010年3月16日，深圳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尹昌龙在世界电子纸技术大会上指出，去年中国数字出版产值首次超过纸质出版产值，网络出版、电子出版的新品种从总量上已经超过了传统出版物。国民的电子阅读、网络阅读数量已经和传统的纸质阅读数量开始持平。

随着数字化阅读风靡一时，有关争论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有些学者指出，面对数字化阅读新传统，应持有理性的态度，既不能毫不保留地接受，更不能盲目排斥。清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何龄修说，我觉得应该学会上网，有时候可以节约很多时间。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网上资料，要核对原书，因为网上资料有时不可靠。

数字化阅读的兴起是基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如果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数字化阅读当然是时代的进步。从阅读传统来看，数字化阅读的出现，和纸的发明一样给人类的阅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尽管数字化阅读在目前还不够成熟，但已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认为，手机阅读将成为未来阅读的主要趋势，中华书局将与手机、网络媒体合作，力图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提供商或信息集成商。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全球一体化、知识经济大行其道的现

代社会，不读书，则无以进。小而言之，阅读是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之基；大而言之，阅读是民族振兴、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力量之源。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重视读书、提倡阅读，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聂震宁：全民阅读应该成为国家文化战略

——访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

记 者：请您谈谈目前中国和世界上，阅读及阅读文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聂震宁：我记得林语堂曾经说过，读新闻纸不算读书。他认为真正有益的读书，是那种能引领我们进到沉思境界的读书。我的看法不那么绝对。读新闻纸也是一种阅读，是“新闻阅读”。读新闻当然也很重要，甚至各种阅读都是开卷有益的。不过我们要讨论的是读书活动。



聂震宁

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十分迅猛，给传统出版和传统阅读都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网络化阅读也好，数字化阅读也好，只要它是读书，不论它的载体是什么，读竹简帛书算阅读，读电子书怎么就不算阅读？关键是读的对象应该是“书”，而不是通常的新闻、消息和零星的知识。所以数字化阅读还有待于甄别，有待于提高，有待于我们再理解。数字化、网络化的手段毕竟提高了人们阅读的便捷性，便于读者很快找到阅读文本，便捷地阅读，这当然很好。但是数字化、网络化阅读有它的不足，比如网络阅读碎片化、零碎化很明显，很多时候只是“新闻纸”阅读。我并不认为一定要读书才算是阅读。但林语堂当年这样讲，是有他的道理的。读书总是要更为完整、深刻，更为有利于一个人心性、思想、素质的修养。而有的网民根本就不是在读，而是在“MSN”，这只是一种交谈。因此不能把网民数量统计为读者数量，更不能统计为读书人口数量。

现在，在我们国家，甚至在世界很多地方，全民阅读的最大问题是阅

读的过度功利化倾向。为了赶考、备考读书，为了很直接的实用目的读书，譬如读英文是为了出国，读《周易》是为了算命，读经管书是为了办公司，不属于全民阅读的范畴。阅读的功利性太强，会影响全民阅读的真正效用。我认为，全民阅读，是一种有趣、有益的阅读，带有一定的个人审美特性，应当具备这样两个条件：一是读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书，二是要读自己喜欢的书。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才算是好的阅读，是对社会大众有益的阅读，也才应该是我们所提倡的全民阅读。世界读书日所提倡的读书是鼓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发现读书的乐趣，并以此对那些推动人类社会和文化进步的人们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表示感谢和尊重，我们应当提倡这样一种有益于社会、人生同时也是自由的读书生活。

但要让广大公众有书读，特别是有好书读，就要求出版社多出好书，或者说，在所出的书中，好书所占的比重要越高越好。但现实是，好书并不是很多，当然坏书也不多，平庸书则比较多。读者有意见，出版社难辞其咎。全国现在一年出版 27 万种书，数量增长很快，但好书的增长并没有那么快。几年前，全国一年出版 10 万种书时，中国出版集团的出版社出书品种加起来是大约不到 1 万种，市场占有率为 7%，现在全国年出书品种已经 27 万种了，中国出版集团还是 1 万种，市场占有率还是 7%。这说明什么呢？首先说明是我们的生产能力不足，计算起数量增长百分比是负数，这不太好，但也说明我们的出版社还是比较注意出书质量的，因为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并没有掉下来，单品种效益还比较好。我经常提出的要求是“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最根本的还是要又好又快地发展。

记者：您曾在“两会”的议案中建议，将孔子诞辰日，即公历的 9 月 28 日定为中国的读书节，这一提案的反响还是很大的。您为什么提出这个议案呢？

聂震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72 年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 4 月 23 日为“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是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大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还是多位著名作家的生日。据资料表明，自“世界读书日”宣布以来，已有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此项活动。在每年的 4

月23日，各国把读书的宣传活动变成一场热热闹闹的欢乐节庆。

我国也在“世界读书日”举行各种与读书相关的活动，初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还可以设计开展能体现本国本民族悠久传统和文化特色的读书活动，也可以有自己的读书节。三千年前，孔子就有教育立国的主张，特别是他“有教无类”的观点体现了一种全民学习的思想。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日。我们可以把这一天作为中国的读书节。这样更具有民族的感召力，也能扩大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0多家孔子学院，今后还要建更多的孔子学院，可以在每年9月28日这一天通过孔子学院以开展读书活动的形式促进国际交流。每年9月是学生新学年的开始时间，9月10日是我国“教师节”，再增添一个读书节，可以让整个9月充满很浓的书香气息。

从更宏观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即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通过阅读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而且要把这件事作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

(记者 李萍)

何龄修：阅读·思考·进步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何龄修

记者：作为清史研究专家，您在读书方面肯定拥有十分丰富的经验，能否借此“世界图书日”之际，与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心得？

何龄修：我的藏书主要分为五类：理论、研究、古籍、工具、余兴。我常开玩笑地把自己的书房叫做“五库斋”，意思是比“经史子集”四库还多一库。但是，我看书则主要分为

三类：理论书、业务书、调剂生活的书。其中，理论书和业务书看得相对较多，第三类书读得最少。

记者：在阅读理论著作方面，您能否作一下详细介绍？



何龄修

何龄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提倡学习马列理论。我个人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比较合理的，可以说比其他任何理论都高明。所以，我读了一些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当然，这一方面是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则是自己通过比较和选择的结果。可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那么多，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也不可能整天去研究马列。经过多年来的摸索，我得出一个结论：要根据自己的业务和生活需要，有步骤地来读理论著作，而且要读一些经典代表作品。

首先要读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是解决认识论的问题，这个书要细细地读，不能像看小说一样，要多动脑筋思考。第二类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我认为应该选择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辩证法、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等，都包含在里面，而且讲得简明扼要。读完之后再去看其他理论书籍来补充，就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第三是理论怎么应用于实际的问题。我建议读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就是用理论来分析俄国社会，对研究历史也有启发。当然，其他理论书籍也要看，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等等。我认为一个思想家，不论他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都有他思想的闪光点在里面，至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可以去辨别和考虑，这就锻炼了自己思想的灵活性。所谓“见识”就是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总之，我觉得阅读理论书籍的目的，并不是完全熟记那些结论，主要还是用来改造你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将他们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加强自己思维的逻辑性和辩证性，提高自己多方面、多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记 者：清史资料异常丰富，您又是如何选择阅读的呢？

何龄修：清朝是材料最多最复杂的一个朝代，各种各样的材料都很多。任何勤奋的清史研究工作者穷毕生之力，都只能研读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历史研究的本身，则要求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个矛盾只有在研究先进的“社会主义大机器工业”时代才能解决，即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大协作并运用电脑等一系列先进设备才能解决。但是，任何诚实的学者都不能在史料的运用上任意取舍。在研究的“个体小手工业”时代，前辈学者被迫探索用自己的方法，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以完善自己的研究。于是在这方面也就留下了不同的传统：

一种是以孟森先生为代表的传统，主要是精读“正史”，分析、比较正史的记载；一种是以朱希祖先生为代表的传统，特别重视野史、笔记；还有第三种传统，即主要利用档案、契约文书等研究清史，如李光涛先生等。当然这样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但他们在史料的研究和运用上所表现的不同倾向，则是很明显的。我认为至今为止，清史方面没有哪一本书是基本史料，很多书籍只能酌情使用。

我在读清史资料时主要是围绕课题，采用抄写卡片的方法，这是大学时形成的习惯。我那个时候抄了很多卡片，结果却被人偷走了，很是可惜！实际上，即使是在今天，相对于网络资料，很多学者还是比较重视纸质书籍的。

记者：现在有些在校学生和学者比较依赖网络资源，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又有什么建议？

何龄修：我觉得应该学会上网，可以节约很多时间。我曾经在研究中涉及“政府”这个词，在明末清初，“政府”也指大学士个人。我当时查了很多资料，想了解一下明朝前期和清朝后期是否一直使用这个意思。后来求助于年轻人，把“政府”这个词搜索一下，结果发现了很多相关材料，如果翻书的话，根本没办法读完。所以说，人要与时俱进，做研究也要与时俱进。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网上资料，还要核对原书，很多问题是网络所不能解决的，网络资源也不一定可靠。

（记者 王玉 刘维维）

孔祥林：阅读古代经典弘扬传统文化

记者：全国政协委员聂震宁建议把孔子生日定为“中华读书日”，您对这个提议有什么看法？

孔祥林：这个提议非常好。孔子是古代自学成才的典范，他不怨天，不尤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一生都在努力地追求知



孔祥林

识。他曾说“学而不已，阖棺乃止”，将学习作为终身目标，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都是他一生坚持读书的证明。同时孔子又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奉祀他的庙宇在封建社会中被称为文庙，就是把他当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因此被称为至圣先师，奉为万世师表。所以我非常支持聂震宁委员的这个提议，将孔子诞辰定为“中华读书日”，希望大家能以读书的方式纪念孔子。

记者：中华从古至今有着怎样的读书传统，近几十年来，阅读传统又有何变化？

孔祥林：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很高文化素养的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读书。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能增加人的知识，提高人的素质和才干，人的气质当然就华贵不凡。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发愤刻苦读书。为了不让困倦影响读书，汉代的孙敬头悬梁；战国时代的苏秦锥刺股；家贫没钱买油照明，晋代的车胤囊萤，借光读书；孙康映雪，借雪光读书，这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刻苦读书的故事就是中国人喜爱读书的证明。

现代人的读书条件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好得多。印刷术产生以前，人们只能传抄书籍，即使中国人发明印刷术以后，书籍的成本很高，一般人也是买不起的，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抄书、靠给人家做工换书读的故事。现在虽然书多了，但是其他媒介太发达了，电视、网络、手机媒体都在冲击书本阅读。新媒体比起纸质媒体来说，提供的信息内容更加生动丰富、更加直观化，对观众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在强大的娱乐化需求下，许多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经常歪曲历史，对观众的误导也很明显。虽然现在获取信息的媒介渠道多种多样，我还是建议大家多读书，读好书，读原著。

记者：您提到要读好书，那么您推荐哪方面的图书让大家阅读呢？

孔祥林：我提倡年轻人多读一些传统文化的书。目前的教育对于传统文化较为漠视，我们教科书中传统文化的比例太小。年轻人在学校里很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这就需要平时的阅读来弥补。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爱读的书自然也不同，但我主张读一些传统的优秀文学作品，比如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元曲、儒家经典，一定要认认真真地读一点，即

即使是学习理工的也一定要读点经典文学作品。传统的经典作品可以提高人的文化素养，现在的许多艺术家，对传统作品接触不多，画中国画的不会题诗，书法家不会写诗，这就很难产生艺术大家。

记 者：当前的图书市场中，一味迎合大众趣味的书大行其道，富有学术内涵的书却不怎么受市场欢迎，您如何看待学术化与大众化、市场化的关系？

孔祥林：现在图书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很多出版社都愿意出版适应大众趣味的畅销书，而学术出版物很难出版。我认为在学术出版方面，不能单靠市场的调节，国家应该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拨出专门的经费补贴学术图书和学术刊物的出版与发行。

记 者：您认为世界读书日的主要意义应该是什么？

孔祥林：设立世界读书日的目的就是提倡人们多读书，它的主要意义应该是通过读书来提高人类的素质。曲阜孔府现在还悬挂着清朝乾隆元年胡二乐题写的横幅：“读书不独能变化气质，且能养人精神。”胡二乐虽然只是一个秀才，但他的这句话却真实道出了读书作用的真髓：读书不仅能改变人的气质，还能改善人的精神风貌。

（孔祥林，孔子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孔子第75代嫡孙）

（记者 许航）

罗小卫：出版单位原创力亟须提升

——访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罗小卫

在社会阅读率下滑的情形下，出版社何为？如何平衡大众读物和学术专著的出版？在“世界读书日”前夕。本报记者就有关话题采访了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罗小卫先生。

记 者：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作为出版机构负责人，您认为阅读对个人、



罗小卫

对社会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罗小卫：全民阅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热爱读书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读书涵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是国家的文化根基和创新动力之源。

一个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文化实力也是重要方面。现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文化实力提升就更受到各界关注，有些人士呼吁将全民阅读上升到国家战略，这是一件关系到民族素质和创新竞争力的大事，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势所需。

记者：目前社会阅读率呈普遍下降趋势，您认为原因何在？出版单位该如何改变这一状况？

罗小卫：就国民阅读率持续下滑这一说法，我不是完全赞同。经过政府部门及各界的努力，全民阅读活动理念近年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也取得一定成效，比如重庆的民众阅读率连续两年实现了上升，深圳等城市的读书节成为“城市文化名片”等。阅读率下降的原因，这首先与更多读者转向网络阅读、阅读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有较大关联。其次是社会竞争激烈，不少读者倾向阅读实用性图书，体现较强的功利性。人们可能忽略了小说、诗歌、科普类图书可以陶冶个人性情、提高个人精神境界方面的作用。再次是出版单位原创力亟须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图书市场很大，但是出版单位普遍感到退书、库存之苦，这是出版界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要提高公众对阅读的兴趣，出版社就应该树立品牌意识，多出品牌书，以此来吸引读者。品牌是一个出版集团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法宝和手段。

在做品牌书的过程中，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凡是成功的图书，一定要把市场研究得很透，把市场意识渗透到自己工作的每一个方面，从选题的策划到图书的营销，每一步都需要做深、做透、做到位，才能有很好的市场回报。编辑部门和营销部门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真正深入交流、密切配合，共同作出针对性强的营销方案，并千方百计地加以落实，这样做出来的书才能受到读者的喜欢、追捧甚至口口相传。

记者：现在，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出版社一边到处寻找出版资源，一边却忽视了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挖掘，贵单位在这方面有什么

的好的做法？

罗小卫：2009年，重庆出版集团设立了1000万元“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出版基金”，用于鼓励和支持重庆本土优秀原创文学作品的出版，扶持、培养重庆原创文学人才和壮大重庆本土优秀文学作品创作队伍，繁荣重庆文学创作，激励重庆本土优秀原创文学作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以社会主义文化促进重庆大发展。

此外，我们也十分注重开拓资源独享的地方特色，出版了一大批有重庆特色、反映重庆文化的图书。“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丛书”、“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重庆抗战丛书”等，为积累珍贵文献资料和弘扬红岩精神，恪尽了服务大局的职守。另有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美术类图书：《中国石窟雕塑全集》、《中国历代印风系列》、《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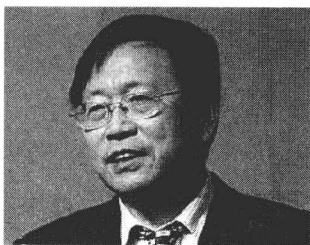
记 者：当前的图书市场中，一味迎合大众趣味的出版物大行其道，学术著作普遍难出版，贵单位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罗小卫：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是出版界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重庆出版社于1988年开始斥资100万元，设立“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2003年后又将该基金充实到1000万元，并聘请了钱伟长、周光召等21名学术权威组成指导委员会，资助出版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科学学术专著。此举深受专家学者好评，迄今已出版各类专著上百部。其中，《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当代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国自然科学的现状与未来》等一大批专著分别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等国家级大奖。

（记者 王玉）

肖东发：继承读书传统 建立书香社会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读书的好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理性精神。上薄拜神教，即不信怪力乱神，重视现实社会中的人，而对人来说，文化教育最重要；下防拜物教，即节制物欲，追求自身素质与道德修养。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



肖东发

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即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终极关怀。《大学》等经典早就告诉我们读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进一步说，良好的阅读可以使我们达到这样三个目标：继承并重视文化的价值、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读书活动的内

涵极为丰富，从图书的著述到传播、流通、利用可细分为诸多环节，包括访书、选书、借书、抄书、购书、赠书、征书、读书、校书、书之补阙、辑佚、编撰、刊刻以及整理加工、分类编目、题跋提要、藏书保护、设施、建筑等皆是研究阅读史和藏书史不可忽视之内容。读书者、藏书家并非桃花源中人，其家世渊源、社会交际、专业联系乃至生活时代之政治风云、学术潮流、价值取向、建功立业等也与其阅读、著述、藏书活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学术角度看，更有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被统称为“治书之学”。这些宝贵的遗产都值得继承和发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整体的文化修养水平，而公民素质的培养主要途径之一就是读书，阅读可以开阔公民的眼界，启发公民的智慧，培养公民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我们现在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一位西方哲人说得好：“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化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与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也明确指出“欲使国家振兴舍教育而无他”。可是我们有些地方领导就热衷于建华丽的办公大楼、大喷泉、大广场等形象工程，而不注意踏踏实实抓教育和全民阅读。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共识，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同志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